宋元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橫渠學案下

橫渠理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

撥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棊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

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閒有山陵林麓不在數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棊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其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旣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于封建乃定封建功有

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以上周禮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

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尙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廢則朝廷無世臣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　以上宗法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于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　禮樂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旣宏大則自然舒泰

而樂也若心但能宏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宏大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于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愼戒之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

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于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于如天則能成性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强始則須拳拳服膺出于牽勉至于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

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于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相交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唯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以上氣質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所錄氣質八條其一條移附天祺先生傳後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

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閒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著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今之性滅天理而竆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顧諟諟案明道程子曰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先生亦拈天理而日歸曰立發明自家體貼之意尤爲喫緊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于聖人處猶是心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

所益則學進矣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以上義理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于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嚴謹直是大無益出于無敬心嚴謹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嚴謹亦是持氣之一端善嚴謹之事雖不爲無傷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閒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以上學大原上

劉蕺山曰心爲嚴師以本無不正故此絕頂話頭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峻峭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畧

顧諟謹案子劉子喫緊三關本實心未全也全字作完字此下云人又要得剛大柔則入于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同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與此不同存考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于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

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柰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于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于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蠱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處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于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趨嚮著心處如何

顧諟謹案此先生立志之說也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深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與此同旨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愧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顧諟謹案前云有不行處是疑此云學則須疑更不待不行矣語意尤爲警醒

學者只是于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盡求之則須有所得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于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顧諟謹案學大原上內一節曰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于孩提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

之事則于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朱子小學本自世學不講以下合于此節又病隨所居而長之上共爲一節至則常勝止子劉子喫緊三關本從之今據張子全書分爲兩節而記其不同于左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己知未學爲己學人之有恥于就問便謂我好勝于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以上學大原下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穹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于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

觀古人之書如探知于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室家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閑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

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不求寐此其驗也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己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己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朔不可廢祭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奈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閒行之庶可見

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于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柰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柰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某旣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著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于邠遷于岐遷于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卽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閒修仁義與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尙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

已乎其有過乎 以上自道

語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于見聞則爲下愚不移皆安于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實思之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于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兹愈遠

百家謹案此卽程氏相傳未發氣象之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

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于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于嬰孩時皆是習也

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常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纒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校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于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于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于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于言必須視四海之民

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謂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以上答范巽之書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于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性理拾遺

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心統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閒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

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于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宏之而已

利利于民則可謂利利于身利于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

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概而言

近思錄拾遺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篤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于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孟子說

有潛心于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于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于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于父母賓客之奉必竭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

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詩說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于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謂范巽之一條及蕺山語今移爲附錄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洽之不精講洽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于可欲者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厭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

梓材謹案此下有孔孟既沒及始學之要二條併歸文集

附錄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先生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歲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 以上呂與叔撰行狀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劉蕺山曰醒來只是舊時人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張釆謹案是子厚謹慎處若到熟時便是聖人言聖人事矣子厚既不能若未到熟時率意著作如何得有西銘極純無雜來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采謹案恭而安是學不得工夫在恭而安前

明道曰張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明道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

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

都無他見識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

于此處講此事

伊川答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賾豈後世

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

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

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

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伊川曰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

是更不復講

又曰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又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伊川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卻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橫渠之言有迫切處否伊川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之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于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爲不可答書云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

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復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

呂與叔作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伊川語和靖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于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尙存幾于無忌憚矣

祖望謹案與叔其後卒改此語

楊龜山致書伊川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愛曰橫

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尹和靖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又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晁公武曰横渠易說繫辭差詳而今無之

朱子曰横渠云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横渠中夜便筆之于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腳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横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

又曰横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横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又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横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横渠

又曰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明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淸時少亂時多其淸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覊束而自然恭敬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梓材謹案此條從晦翁學案移入

又曰橫渠敎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朱子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于程子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又曰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樣

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劉剛中問張子西銘與墨子兼愛何以異朱子曰異以理一分殊一者一本殊者萬殊脈絡流通真從乾坤父母源頭上聯貫出來其後支分派別井井有條隱然子思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微旨非如夷之愛無差等且

理一體也分殊用也墨子兼愛只在用上施行如後之釋氏人我平等親疏平等一味慈悲彼不知分之殊又烏知理之一哉

梓材謹案此條從滄洲諸儒學案移入

朱子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張南軒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于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又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

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又與朱元晦書曰近讀繫辭益覺向者用意過當失卻聖人意脈如橫渠亦時未免有此 補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嘗疑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近乎兼愛之意朱文公亦云然及見橫渠說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老幼及人同意不費辭而義足 補

眞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

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黃東發日鈔曰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爲己任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于變化氣質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警教後學最爲切至者也學者宜何如其遵體哉若夫篤信周官謂可舉行于今日則未知先生見用果何如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聖人亦不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測陰陽造化談淸虛一大初學未嘗過而問不敢盡鈔類云補

薛文淸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又曰讀

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宗羲案橫渠氣魄甚大加以精苦之工故其成就不同伊川謂其多迫切而少寬舒考亭謂其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此在橫渠已自知之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所謂寬舒氣象卽安也然恭而安自學不得正以迫切之久而後能有之若先從安處學起則蕩而無可持守早已入漆園籬落

橫渠學侶

御史張天祺先生戩

張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也其爲人篤實寬裕儼然正色喜慍不見于容接人無貴賤親疏未嘗失色樂道人善不及其惡終日無一言不及于義任道力行常若不及小有過必語人曰

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關中學者稱爲二張橫渠
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
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及與之論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語
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伊川曰天祺有自然
德器以進士歷知靈寶流江金堂諸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民
有小善皆籍記之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以勸孝弟民
化其德所止獄訟稀少熙寧初召爲御史裏行神宗將大有爲
先生每進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大要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
始已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
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附從與爲死黨
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

劾講君側章數十上叉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先生曰我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陳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先生顧曰相公得爲無過耶退而謝病不朝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知夏縣先生之在靈寶也采稍歲用民力久爲困擾先生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使民得納市于有司而罷其役比就河堧爲場立價募民采伐給用太守監司不聽及爲御史卒言于朝行之晚知夏縣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還吾舊治使者以聞于朝詔徙鳳翔府司竹監夏縣之民遮道泣送不能行至于舉家不復食筍監以每歲發旁縣夫伐竹一月先生以爲無名之役乃籍監中園夫課伐而免旁縣之役

役者會暴病卒年四十七橫渠哭之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十二納于壙中呂與叔稱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愧伊川又曰天祺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附錄

橫渠理窟氣質曰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橫渠同調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門人高平再傳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與叔先生大臨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橫渠弟子又有九人並見呂范諸儒學案

橫渠私淑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橫渠續傳

蔡牧堂先生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八終

范呂諸儒學案表

范鎮 —— 從子 百祿 —— 從孫 祖述

附師龐直溫 從孫 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呂公著 —— 子 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子 希績

子 希純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 —— 黃庭堅 —— 王庭秀 別見龜山學案

並涑水同調

韓維 —— 元孫 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從孫璀別見元城學案

從孫璜別見武夷學案

王巖叟並明道同調

呂大防父蕡橫渠同調

豐稷王鄞江樓西湖門人——子安常——曾孫誼別見象山學案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李朴見下君行家學案

張庭堅

李潛——子朴

附師劉師正
清敏同調
子 格
呂好問 別見滎陽學案
呂切問 別見滎陽學案

龔夬
弟 大壯
龔節亨

上官均
子 愔
曾孫 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子 恢
從子 憕

杜純
父彭壽
弟 紘
子 欽禹

晁補之

常安民　子同

李深　子階

父誥　子郁別見龜山學案

附弟勉

並元祐之學

宋元學案卷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范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以後尚有諸魁儒焉于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于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尚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惟李君行李進祖傳其稾尚存餘多以史傳參補

涑水同調

忠文范景仁先生鎭附師龐直溫

范鎭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第一爲新安主簿薦試擢館閣校勘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鎭有異材不汲汲于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請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陳執中爲相先生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先生言今陰陽不和民困賊熾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細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中外莫敢言者先生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能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先生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至是入謝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其後韓魏公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論定濮王典禮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荆公爲政變更法令先生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宜去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疏入荆公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戸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先生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荆公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哲宗立賜以龍茶存勞甚渥累封蜀郡公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先生少時爲薛公奎招入幕府與子弟講學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

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與司馬溫公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溫公生爲先生傳服其剪決先生復銘溫公墓平生淸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愼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篤于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閒二年乃得之少受學于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先生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卻胡騎晚使遼遼人目曰此長嘯公也雲濠案先生著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韻對國朝事始東齋記事凡百餘卷

猶子百祿從孫祖禹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家登學案者范蜀公家六世八人蜀公及從子資政百祿見是卷從孫正獻

祖禹從曾孫龍圖沖爲華陽學案貢政後仲黼及從子子
長子該又大冶則華陽後人見二江學案共八人凡六世

附錄

司馬溫公傳家集曰客有問今世之勇于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于外者也若景仁勇于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

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

邵氏聞見錄曰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于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旣致政于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于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皆由分寸

起乃自然之數故宮繫于分分不繫于宮黃鍾繫于寸寸不繫
于黃鍾也謂度量權衡皆生于黃鍾而以黍起分劉歆妄說古
無是也古之制律自分而九之以爲宮自寸而九之以爲黃鍾
樂或未和則反之數術以求其分寸必得其和而後止今用千
二百黍之管因其所至遂以爲律斷取其三以爲空徑其說易
至是乎㮚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
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
之宮考工雖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王莽之量左耳爲升右爲
合龠而重二鈞其說曰起于黃鍾之龠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
二銖亦起于黃鍾之龠歆之妄說也其他象類諸說怪妄尤甚
司馬范氏不惟古義是求而譊譊焉相與論莽歆之制作終身

不已何哉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幼嗜學至忘寢食父文靖公夷簡異之曰此子公輔器也恩補奉禮郎以進士通判潁州郡守歐陽文忠公與爲講學之友後文忠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先生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眞宗神御殿先生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言者多罷先生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

知通進銀臺司司馬温公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先生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先生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駮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先生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荆公方行青苗法先生極詆其非荆公怒擧呂惠卿爲御史先生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荆公荆公益怒誣以惡語出知穎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起先生知河陽召還累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先生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先生曰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

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奏止肉刑元豐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學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民讙呼鼓舞咸以爲便溫公卒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氏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新經義以干進

精熟者擢上第故科舉益弊先生始令禁主司毋以老莊書出
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
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帝宴近臣于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
賜先生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于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
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
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與文靖居其二卒年七
十二帝極悲感親臨賜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碑首
曰純誠厚德紹興初章惇爲相削贈謚毀碑蔡京擅政入先生
黨籍紹興初悉還贈謚先生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
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識慮深敏
量閎而學粹不以私利害動其心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

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始與王荆公善荆公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見之後荆公得志意其必助己而先生數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于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溫公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子希哲希純 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敘正獻子希哲希純爲安定門人而希哲自爲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瀏中別見和靖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爲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爲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啟紫微不能不爲之立傳也

附錄

呂氏家塾廣記曰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梓材謹案此條與文靖公尹京時一條尚書公爲闕領監司一條乃滎陽所記東萊輯官箴述之非即東萊之說也黃氏學案補本徑入東萊學案誤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正獻公爲樞副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傳正安詩己之所宜修傳正曰無敝精神于叢淺滎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爲病于太簡也本中思之傳正公所獎進年才三十餘而公猶相講究切磋後來所無也不必問其答之當否

又曰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作進益

梓材謹案章家劉之自潮家學者各爲分列榮陽學案倣此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先生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荆公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荆公立新法先生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荆公遣所親密諭意先生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荆公荆公請令先生具官吏主名先生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

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先生得黠盜刺爲兵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刑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賢于司馬溫公溫公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先生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貢舉別守宰去贓貪慎疑獄擇師儒修役法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徼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先生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先生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先生長孫莘老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于呂正

獻公其論議趣舍大畧相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參史傳

附錄

呂滎陽曰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呂紫微曰李公擇尙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謬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又曰李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韓維字持國潁昌人忠憲公億第五子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

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于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鄭公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兗公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與官議祫享東向位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潁王先生爲記室參軍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先生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時爲王擇妃先生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小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先生疏邇英爲陛下燕閒之所侍于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于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

筆以侯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先生疏救不從遂闔門待罪潁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卽位除龍圖閣直學士論御史中丞王陶罷職事不行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獻肅辭在樞府力辭王荆公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府轂下淸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先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先生言陛下毋罰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荆公益惡之先生以言不用請郡帝曰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于富貴若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

襄州改許州七年召爲學士承旨時天久不雨先生言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旱災之際重罹此苦上感悟即命先生草詔求直言詔出是日乃雨王荆公罷會辝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會子固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先生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欲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執政欲廢王氏新經義先生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譏懟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入元祐黨籍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

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所著有南陽集三十卷

雲濠案先生嘗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參史傳

附錄

程伊川上先生求撰明道墓誌曰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于草野相知何啻千數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義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于人者則鮮矣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義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

雲濠謹案先生誌明道墓言予方守潁日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鄙我問旋欣告所以爲益良厚云

梓材謹案先生從孫德全璀爲元城門人叔夏璜爲武夷門人元孫元晉元吉爲和靖門人小東萊呂氏即元晉之壻而元晉之子濰又爲淸江門人故謝山于叔夏傳云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韓氏也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先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以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魏公留守北京辟爲勾轄獻肅絳代魏公復欲留用先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有治聲定守呂正獻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先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先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立用劉忠肅摯薦爲監察御史極陳時事之弊是時下詔求疾苦先生言役錢斂法太重願復差法

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蔡確以定策自居先生劾之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于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並劾章惇韓賊狠戾罔上蔽明由是二人相繼退斥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先生即繳錄黃既而命不由門下省出先生請對言之益切遷侍御史坐乞還張舜民職任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侍邇英講讀仁宗知人事先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又申洪範三德之義上疏風諫一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

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領之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請築定遠據要害以扼西夏定遠遂城拜中書舍人權知開封府奸猾斂跡慈聖之族曹氏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先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詔竄絢而絕其獄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又進曰間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乃深誤陛下也此不可不察哲宗還后旣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先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于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肴再先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

宮懿範上之宰相劉忠肅摯右丞蘇文定轍以人言求避位先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忠肅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先生連疏論救忠肅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坐元祐黨籍追貶雷州別駕爲文詳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世 參史傳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王端明彥霖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紀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

祭明道文有聞道于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橫渠同調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 父蕡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太常博士通孫父蕡比部郎中祖葬京兆藍田遂家焉由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韓獻肅繹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京師大水先生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濮王典禮先

生言宜以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不得顧私恩而違公義章數十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初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獻肅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會環慶兵亂宣撫坐黜先生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先生援經質史以驗時事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元祐初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呂正獻告老超拜先生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修神宗實錄先生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

書解釋上之置于坐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謂此蓋祖宗家法先生因推廣祖宗家法自事親治內以至寬仁宗儉累數百言哲宗甚然之先生樸厚愨直不植黨朋與范忠宣並相王室立朝挺挺百官不敢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

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晉伯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晉伯泄其語于章惇懼綑之愈力再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疾作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卒年七十一晉伯請歸葬許之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先生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晉伯及弟與叔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于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云參史傳

王樓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豐稷字相之鄞縣人舉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先生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恃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章惇請託無所移撓出知陳州紹聖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物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除右司諫揚荊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先生于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屼謂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既爲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旋

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今日必有高論先生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先生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時宦官漸盛先生懷唐書仇士良傳讀于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先生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先生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先生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先生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

忤當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潞公嘗品先生爲人似趙淸獻及賜諡皆以淸得名先生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槀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參史傳

孟子注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于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于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殺之而不怨節

智不急于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徙弊精神而

無益于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于上而惡政日加于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不能三年之喪節

言禹之樂過于文王之樂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于文王之樂也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高子曰禹之聲章

中丞胡侗修公宗愈侍御史王明叟覿爲公復爲殿中侍御史蘇子由嘗制有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爲御史直諒不私人以爲公論

國子監西門稍僻間有潛出者皆由于此前是長貳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爲祭酒命闢門撤去譏何而士莫能出呂丞相大防聞之嘆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

公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朝廷退朝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間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唯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强仕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畜妾媵

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卒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簀猶與陳瑩中語如平日　以上清敏遺事

呂紫微曰豐公相之清節自守一意直道而未嘗絕物與滎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嘗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定無過戚相之云正爲未能如此

朱子序清敏遺事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于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于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

于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愜滿于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眞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常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于時而卒驗于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

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于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源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邪

袁絜齋記清敏祠堂曰嘗誦公之詩有曰日往月來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原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

又曰公之踐履非有意爲之也眞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蓋有本者如是無本于中襲取于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進無疆老而彌篤哉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清敏同調

宗學李君行先生潜 附師劉師正

李潜字君行虔之興國人也年二十餘有安退處士劉師正者善解春秋先生從之學後于楚州見之問曰足下久居此何所需先生對曰大人令去應舉待及第後歸今次以期服礙卻欲且就此處修學以待來科安退笑曰誤矣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何待先生瞿然竟歸安退因爲先生言今之爲學者皆非所以爲學先生遂有省自是篤行自守不交當世治平中成進士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范純禮爲發

運使始深知之力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其學術而易明以行己爲本不以空言讀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爲正舍此皆非所取嘗言經書論孟如稱所以稱量衆說其輕重等者正也不等者不正也嘗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先生問故曰科場期近欲先至京得寄貫開封戶籍先生不許曰汝虔人而貫汴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不可行也元祐末羣賢咸在朝而先生安靜自守羣賢亦以其不附己不甚引之趙君錫薦御史訪士于呂希哲以楊應之與先生告君錫不能用反薦楊畏畏竟敂入邪黨希哲嘆曰使楊李爲臺官安有此乎蘇文定轍罷知汝州先生歸往見之與論當世事太息以爲知先生晚元符庚辰諸公既皆還朝先生亦

驛召賜對管句宗學比國子司業蓋有陰阻之恐在要地者伊川聞之謂學者曰君行何以復出學者對曰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即歸矣先生既至京果引疾不久歸呂好問兄弟以其父希哲之命嚴事之嘗曰令衆人所作事皆非楊十七丈厭之及李丈所爲也子朴格

李先生說 呂棠徵居仁述

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

每日只多讀易詩書春秋論語孝經閒讀孟子

讀書不要看別人解看聖人之言易曉看別人解則愈惑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麗觀諸書皆以郊對社郊以祭天社以祭地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于周禮聖人書中不見

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孔子何以言周公其人也

列爵爲五分土爲三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尚書爲妄矣

學聖人者但自用意經書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皆爲規矩權衡所正

史書尙可最是莊老大段害道

七世之廟見尙書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

昊天有成命是合祭無疑

元祐之學

諫議張先生丈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上殿抗疏辨忠邪又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先生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徙象州化州逢赦得歸政和元年卒紹興中累贈右諫議大夫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龔彥和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

待制上官先生均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三年進士第二除監察御史裏行上疏忤蔡確謫宰光澤哲宗立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御史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無惠民之實累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右正言遷工部員外郎累知越州徽宗立入

爲祕書少監累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 參史傳

侍郎杜先生純 父彭壽

杜純字孝錫鄄城人父彭壽尚書虞部郎中以文學政事顯先生以蔭爲郊社齋郎未冠知嚮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兩預鄉書卽舍之調秦氏主簿元祐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王存孫永皆薦其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累爲鴻臚卿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有四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爲人忠恕不欺學問以誠身爲本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

事無不可立好易中庸能釋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與晁補之之父厚而補之爲之壻參晁濟北雞肋集

梓材謹案宋史本傳謂先生以伯父蔭入官累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又案晁濟北爲先生子進士寛伯墓誌云補之十歲餘時先君爲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蓋先生時爲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檢討官云

諫議常先生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苟人多未測獨先生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

道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督布章惇比而排之董敦逸再爲御史亦奏之出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贈諫議大夫參史傳

梓材謹案昔二蔡爲元祐黨籍刻石召石工安民至則乞不刻安民鐫字于碑恐後世并以爲罪安民長安人邵氏聞見錄誤以爲常安民倪文正跋黨籍碑云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按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蓋亦同此誤也

朝散李先生深父詰附弟勉

李深字叔平光澤人父詰以進士官至太常博士號了翁稱其質率樂易有古人風先生第熙寧九年進士爲敕令所詳檢役法文字因與蔡京章惇廷爭奪一官已而敘復元官遷朝散郎

以言事罷官崇寧中安置復州入元祐黨籍有杭州集二卷弟
勉字安道元祐進士知九溪順昌縣素貧氣節多忤于時遂謝
事休致亦入黨籍參姓譜

范氏家學

資政范先生百祿附子祖述

范百祿字子功忠文兄鎮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歷
知諫院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
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訐人將爲仇
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轉起居郎哲宗立司馬溫公復差役法
患虞受賕欲加流配先生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于人明日
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溫公

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累拜中書侍郎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先生曰此三代之禮柰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于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于是合祭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先生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所著詩傳文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入元祐黨籍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其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鞏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潞公稱其能以先生墮黨籍監中嶽廟久之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守趙子櫟遂共守汝城得全官終朝議大夫參

史傳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呂氏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榮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呂希績字紀常申公次子與兄希哲弟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遊甚厚嘗以庶官入元祐黨籍紹聖四年光州居住　參邵氏聞見錄

待制呂先生希純

呂希純字子進正獻三子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先生言皇祐之禮事不

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累遷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先生以初政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或于庭中指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相出知亳州諫官張商英劾徙睦州歸州建中靖國初召爲待制知瀛州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参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元符末叔祖待制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賃屋兩間時公挈家往既至屋陋窄甚更益一間以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時上皇卽位已議褒用韓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已而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來見公亦

不敢與先見以爲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

又曰待制叔祖都不說夢云既安也何用說爲

呂氏門人

邢先生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公擇門人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公擇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文潞公才之留任教授北京國子監累遷起居舍人蘇文忠東坡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先生亦心契東坡與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並遊東坡之門天

下稱爲蘇門四學士先生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初先生預修神宗實錄章惇蔡卞等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證驗無據者三十二事先生書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兒戲耳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以親嫌移戎州蜀士慕從之遊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立起監鄂州稅改知舒州旋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先生嘗與趙挺之有隙陳舉承挺之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

一諡文節先生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于詩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又云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當時人士以先生配東坡故蘇黃並稱東坡爲侍從時舉先生自代其詞有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先生嘗遊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遂自號山谷道人云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雖稱蘇門學士然攷其學行實本之李公擇故著錄于此又案先生嘗受學于范華陽見謝山所作正獻本傳

附錄

汪玉山跋山谷帖曰山谷詩示張氏子曰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劉剛中問黃晉直如何人朱子曰孝友行瑰瑋文篤謹人也觀其贊周茂叔光風霽月非殺有學問不能見此四字非殺有功夫亦不能說出此四字

豐氏家學

學正豐先生安常

豐安常清敏長子以儒行名太學魁南宮再任太學正年未三十而卒 參清敏遺事

豐氏門人 王樓再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 見下君行家學

正言張先生庭堅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繇進士調成都觀察推官歷判渓州入爲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餉別鄒浩兒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先生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先生在職踰月數上封事請復司馬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陳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臣恐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論甚深切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先生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爲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常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使判官任伯雨言先生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先生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先生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

臣從而擠之改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先生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己用先令鄉人諭意先生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張才叔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

又曰張才叔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處箔外上漏下溼躡屐端坐了無厭色鄒志完嘗稱曰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才叔蓋師法豐公相之

君行家學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

李朴字先之君行子登紹聖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伊川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先生泰然無懼已旋追官勒停會赦除汀州司戶徽宗立翰林承旨范致虛謂先生曰某事不便于國某事不便于民先生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致虛泣下陳了翁薦先生召對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于此願詔勿以王氏爲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其鯁直復以爲虔州教授嗾言者論先生爲元祐

學術不當預師儒罷爲肇慶府四會令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卽位除著作郎半歲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立除祕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先生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謹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　參史傳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章貢集三十卷且言先生教授西京國子監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爲戒先生笑曰不意此言發于先生之口伊川爲之改容愧謝謝其風節可畏伊洛淵源錄程門四十二人先生與焉謝山于陳鄒諸儒學案有云四明五先生兩學一傳而豐氏再傳而得了翁先之二人是先生又爲豐氏門人豐清敏遺事一卷卽先生所輯題曰門人章貢李朴編次

雲濠謹案伊洛淵源錄云李先之贛上人爲兩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志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辭以文之世多識之者

縣令李先生格

李格君行次子篤行順肖其父兼工文詞紹興中知上元縣早卒

君行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 並見滎陽學案

龔氏家學

龔先生大壯

龔大壯彥和弟彥和僉判瀛州與之同行先生尤特立不群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出不可辭也遂相見卽爲置酒從容終日子宣詩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

見兩龔呂紫微曰近日貴人如子宣之下士亦難及也彦和爲御史先生力勸其早求罷彦和遂去先生不幸早卒

龔先生節亨

龔節亨字彦承呂紫微故人也嘗爲紫微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爲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爲蓋言有乞丐錢物處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名字與龔氏類蓋其兄弟行也前傳本謝山所節呂氏童蒙訓此則以黃氏補錄童蒙訓爲之傳云

上官家學

知州上官先生愔

上官愔字仲碓彦衡季子政和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出知

南劍州以剛介著政聲有尚書小傳論語孟子畧解及史統史旨參姓譜

中大上官先生恢

上官恢字閎中彥衡從子元豐八年進士胡文定以先生與楊龜山並薦官至中大夫同上

縣丞上官先生愷

上官愷字正平彥衡再從子幼孤從彥衡學元豐八年與閎中同登進士官永城縣丞廉正明決同上

杜氏家學

侍郎杜先生紘

杜紘字君章鄄城人修撰純之弟少穎邁知自彊于學問一上

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累官刑部侍郎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先生性至孝與修撰俱知名謂之二杜事修撰加于人數等修撰訃至時在汶上曰兄教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檀弓文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參雞肋集

進士杜先生欽卨

杜欽卨字寬伯修撰子第進士讀書能知其意爲言語皆質直卒年十九孝弟人也同上

杜氏門人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別見蘇氏蜀學畧

常氏家學

一知州常先生同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元祐黨人安民子政和進士紹興初知柳州召還首論朋黨之禍除殿中侍御史金使入見先生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累遷御史中丞後以顯謨閣學士知湖州請祠卒 參史傳

朝散家學

承事李先生階

李階字進祖元祐黨人深之子西山先生郁之兄也崇寧二年南省第一特奏名安忱者悖之弟也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先生出身而賜忱第四年赦黨人子弟復官建炎元年攝臨安府比校務敵卒陳通作亂先生死之

詔贈右承事郎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別見龜山學案

黃氏門人公輝再傳

檢正王彥穎庭秀別見龜山學案

韓氏續傳

知州韓先生璀別見元城學案

諫院韓先生璜別見武夷學案

尚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豐氏續傳

吏部豐先生誼別見象山學案

上官續傳

縣令上官先生謐別見沂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九終